

《论语》是怎样传下来的

芮明

近日,备受期待的《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第五期节目《论语》。节目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孔子为学、为人、为政方面的思想,演绎了孔子为了追求实现天下归仁的伟大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人生,令人感动。尤其“厄于陈蔡之间”时,师徒坚守“君子固穷”的人格尊严,共分一碗粥,更是令人钦佩,催人泪下。

当然,看过节目之余,我们也不免有些疑问。比如,我们会好奇,为什么节目中会选择子贡作为中间人来介绍孔子呢?又比如《论语》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节目中提到的《齐论》《鲁论》《古论》又是怎么回事?《论语》是怎样成为一部中国人的经典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些话题。

子贡: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很高,是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见长,是一位非常擅长游说应对的外交人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子贡的一次外交游说活动,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历代学者对《史记》记载的这段游说活动多有怀疑,认为是战国纵横家的依托之词。即便如此,也可见在战国策士心中,能言善辩的子贡就是他们的偶像。而且子贡不但外交办得好,“常相鲁卫”,而且还善于做生意,孔子曾称他“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很准确,所以赚了很多钱,“家累千金”,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外交家、大富豪。

孔子身后之所以名扬四海,固然与其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有关,但也离不开像子贡这样在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众多弟子的推扬。据《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死后,众弟子都只为孔子守墓三年,只有子贡坚持守墓六年,可

见子贡对于孔子的崇敬程度。因而,子贡在推扬孔子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可以说是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例如《论语·子罕》记载,子贡在孔子生前就开始宣扬孔子为圣人,当时有人曾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能也?”意思是说,你老师是圣人吗?怎么会的这么多?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称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又如《论语·子张》中记载,有人诋毁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把孔子比作日月,认为诋毁孔子的人是不自量力。子贡还认为孔子是不可企及的,正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把孔子比作天日,对其推崇可谓无以复加。

《论语》的编集与流传

《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来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们的课堂笔记。比如节目中提到“子张书诸绅”的问题,见于《论语·卫灵公》篇,原文说“子张问行”,然后孔子说了一通“言忠信,行笃敬”的道理,子张当时大概没有带笔记本,就临时记录在衣带上,而这些材料大约是后来孔门弟子编纂《论语》的主要来源。

至于《论语》究竟是谁主持编纂的,成书于何时,却由于文献不足,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之,故谓之《论语》。”大体解说了《论语》的内容、成书及书名含义。《论语》这一书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因而,《论语》一书定名应该早于《礼记·坊记》。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中

有直接引用《坊记》的句子,因此有学者认为“论语”作为书名的出现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之末。

到了西汉早期,《论语》的传本有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之别。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就是当时齐地学者和鲁地学者传习的《论语》;而《古论语》则是出自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用古文字书写的《论语》。三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篇数不同,《鲁论语》是二十篇,《齐论语》是二十一篇,《古论语》是二十二篇;其次是章句文字也有不同。不过,由于这些古本已经失传,其详情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令人期待的是,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论语》,而且应该就是失传千年的《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传习《齐论语》的著名学者有昌邑中尉王吉,而刘贺曾任昌邑王,故他所学习的应为《齐论语》。

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出现了一个综合当时三种传本而改定的版本——《张侯论》。“张侯”指安昌侯张禹,他被汉元帝指定为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为了教汉成帝读《论语》,就编写了一部解说《论语》的教材。后来,汉成帝继位,张禹拜相封侯,他所编定的《论语》经常被汉成帝在诏书中引用,因此自然成为当时的权威版本,以至时人有“欲为《论》,念张文”的俗语。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儒学大师郑玄编写《论语注》,成为今传本《论语》的定型之作。而据《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记载,郑玄的《论语注》就是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齐论语》《古论语》改定的。

《论语》的经典化历程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其经典地位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上述《张侯论》的情况可知,《论语》在西汉汉后期就已经成为皇家帝王教育的重要内容。不过,

那个时候,《论语》的地位还不能跟作为“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相比,而被视为次一级的“传”“记”。例如扬雄《法言·孝至》中说“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所引即源自今本《论语·季氏》篇所载孔子之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如《后汉书·赵咨传》说“《记》曰:‘衰,与其易也,宁戚。’”亦见于今本《论语·八佾》篇。可见在两汉时期,《论语》属于注解经典的传记性典籍。

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和《孝经》、小学三类一起附于《六艺略》之末,既可看出其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其作为经典附庸的地位。到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廷在洛阳太学校正刊刻儒家经典,史称“熹平石经”,其中就包括《论语》,似乎《论语》又与“六经”是并列的。到唐代,尽管《论语》不属于国家确定的“九经”(《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但《论语》仍属于科举考试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唐玄宗时期刊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也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论语》《孟子》正式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兼经”,至此,后世所称的儒家“十三经”也就集齐了。

而对《论语》经典化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性成果的“四书”这一新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随着后来《四书章句集注》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似乎成了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因此也更加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子贡曾问过孔子一个问题:“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答案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有人问:“有一书而可以终身读之者乎?”也许中国人的答案应该是:“其《论语》乎!”

写尽爱情最美的样子

——读陈鸣鸣诗集《我这一生,就跟爱情过不去》

郁春红

有情必有爱,有爱也必有诗,这便有了情诗。《扬子晚报》编委、诗人黄建国评价他的诗歌创作“一是数量大,有时一天写好几首,好像有永不衰竭的精力和诗情;二是体现在她的诗歌内容上,一个爱情的不倦歌者;一个爱情路上卑微而虔诚的朝圣者。”在题材上,她多年如一日专写爱情,在当今诗坛上,她被称为“把爱情写到了极致的诗人”。

我最喜欢她的一首诗《并肩》,这首诗因构思的巧妙,剪裁的得当,在我的“心板”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我要走得远一点/走到我爱人的怀里/我是爱你们中的一个/你最爱我的人/我不会在僻静处为你垂泪/追求你不朽的灵魂仰望智慧/平静地等待你回转身影/我是照耀你的不落的太阳……”,诗中所表现的爱,是如此的单纯而又情真意切,诗人娴熟的写作技巧,表现出浓厚的诗化色彩,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让意象在相互映衬中,升华爱的奉献精神。用意象——太阳来表达他的所爱,为了他的爱,甘愿燃烧自己。诗人在琢

磨炼字上达到了极致,而最打动人心的是,他以全部的心爱他所爱的人,也希望他所爱的人以全部的心爱他。这是多么的唯美致纯的真爱啊!该诗语言明丽晓畅、清新质朴,不仅表达了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而且在赞美爱情是高洁的同时,也给爱情抹上了一层新的油彩。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爱情,对爱情的表达也是各式各样的。读过《我就是爱你的年轻》这首诗,因喜爱已会背诵了。“我就是爱你的年轻/爱你明媚的身体和柔软的腰/我就是爱你的年轻/爱你月光下舞蹈跳起的足/我就是爱你的年轻/爱你拉弓的臂膀和蓝天般的眸/我就是爱你的年轻/爱你远行的飞翔展开的翅/我就是爱你的年轻/骄傲一般地挺立/鲜花一般的芬芳/年轻是你的使命我的梦”,读着这首诗,足以令人心旌摇曳,仿佛跟着诗人的“心河”流淌,驶向“爱你的年轻”的远方。诗中,不仅表达出真爱就要大胆直白表露,而且在“我就是爱你的年轻”的诗句中一层层递进,情

感细腻地描述直往极致上推进,显得极为深长,牵动着读者的心肠,文字中能看出诗人的遣词用句作了精心的安排。诗人灵巧的笔触,写出了一种心细如丝的感情状态,给人以强烈的青春气韵与活力。

近十年来,陈鸣鸣为何如此执着地只写爱情?她的回答是:“琼瑶一辈子言情,金庸一辈子武侠,我为什么不一辈子写爱情呢?”话语中,充满十足的自信又铿锵有力。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一个诗人的世界里都有爱情,而她却把整个世界都纳入爱情。始终不渝干一项事业,倾情创作爱情诗,一如既往盯住一个奋斗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其精神难能可贵又令人敬佩。

古今中外有贡献的诗人都是诗领域的开拓者,将来的诗人还要陆续开拓新地。期盼陈鸣鸣“我这一生,就跟爱情过不去”的宏愿立而不改,不忘诗人的匠心,回到最初喷出诗的泉,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不畏艰辛,满怀激情,不断地创作出震撼心灵的爱情新诗篇。

知名女诗人陈鸣鸣的《我这一生,就跟爱情过不去》这本诗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赋予平凡的事物独特的诗意,以生活化的意象营造醉人的诗境,在单纯的形式中有着丰富的情感,在简捷的表述中蕴涵着深刻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陈鸣鸣诗歌豪放旷达和典丽柔美的风格。

该诗集共分十五辑,收录了诗人312首诗。在爱情的王国里,没有“爱”的召唤,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书中所描写爱情生活的诗,不论她写对爱情充满了渴望和珍爱之情,也不论她写对爱情的狂热崇拜和热情地赞美,她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她的感情的细流,涓涓汇聚,通向时代的大海里。

在文学的各种体裁里,诗是产生最早的一种,也是语言最精炼的一种。陈鸣鸣用多年的时间追逐诗歌的足迹,解读诗意、鉴别诗品、感悟诗魂。她认为,有诗必有情,



《生活与命运》(俄)瓦西里·格罗斯曼/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03月)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是一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权力与战争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推荐人:刘光

一个在烟火包围中脱离了群体的战士,处于茫然状态中凭直觉对整个战斗局势的判断,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对着军事地图作出的判断更准确。

在战斗发生转机的时刻,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变化,这时候一直在进攻而且似乎已到达目标的士兵张皇四顾,再也看不见跟自己一起开始向目标挺进的战友,而他一直视为单枪匹马、愚蠢孱弱、经不住打的敌人竟成了浩荡的大军,因而不是可战胜的了。这种战斗转折的时刻,参战者能清楚地感觉到,而对于那些企图从表面去预测和理解的人来说却是神秘难测的。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和精神会发生变化:勇猛而聪明的“我们”会变成胆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区区猎物的倒霉的敌人,会变成可怕而强大的“他们”。

一路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战士能理解战斗中的一切情形:这里一枚手榴弹爆炸……那儿机枪在扫

射……那个躲在掩体里打枪的人就要逃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为他是一个人,是单个儿的,跟那单个儿的大炮,跟那单个儿的机枪,跟他旁边也在单独作战的士兵不是一起的;可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这许多展开进攻的强大步兵,我就是这整个支援炮队,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这照亮整个战场的信号弹。可是忽然之间我成了一个人;原来分散又经不住打的敌人,如今合成一个可怕的整体,步枪火力、机枪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体,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帮助我战胜这个整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就是把头藏起来,把肩膀、额头、下巴缩起来逃命。

在黑夜里遭到突然攻击的人们,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们一旦开始瓦解汹涌扑来的敌人的力量,就会感到自己也成为一个整体,胜利的力量就在这整体的力量中。

在对这种转变的理解中,往往

就包含着使军事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感到孤单,感到强大,从前者到后者意识的转变,在这中间不仅包含着连队、营队夜战中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表现出军队和民族军事实力的变化。

有一种感觉是参加战斗的人几乎全部丧失的,那就是时间的感觉。一个少女在新年舞会上狂舞了一夜,说不出她在舞会上待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一个囚犯在牢狱里蹲了二十五年,会说:“我在牢里好像过了一万年,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少女这一夜遇到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事情——某处投来的目光,音乐的片断,微笑,轻轻的触碰——每一次都是那样短促,在感觉中留下不长时间的长度。但这些短促的瞬间合在一起,便形成长时间的感觉,给她带来终生的欢乐。

囚犯的情形则相反,他在监狱的二十五年由许许多多长得人难受

齐白石,一代水墨画巨匠,也是一位诗人,只因画名太盛,历来认为:他的诗名不如画名。

然而齐白石自己则称:“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此说并非矫情,齐白石对自己的诗才相当自信,甚或自负。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我的诗,写我心里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宋,骂我的人固然多,夸我的人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定论,等到百年以后,好评坏评,也许有个公道。”读《白石诗草》及《借山吟馆诗草》,感觉齐白石的诗确实非同一般,他写诗不受传统规矩束缚,外淡内真,俗中蕴雅,与他的画风一致,当时即受人推崇。著名诗家樊樊山评他的诗:“意中有意,味外有味。”这是很高的褒奖。

齐白石在写诗上取得成就并非偶然。他童年家贫,从小帮家里干活,砍柴、放牛、捡粪,每次出门,身上总带着《千家诗》或《唐诗三百首》,夜里点不起油灯,常燃松枝诵读。老来想起这段生活,写下《往事示儿辈》:“村书无角宿缘迟,二十七年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齐白石在20多岁拜乡贤胡沁园、陈少蕃为师,30多岁拜湖南名士王湘绮为师,自此诗思大进,陆陆续续写下不少好诗。

齐白石的诗,与画密不可分,常以题跋为主题画诗面貌出现。从内容上看,思亲怀乡是齐诗的主题,如《牧牛图》的题画诗:“祖母闻铃心始欢(自注:瓠幼时牧牛身系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也曾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梨锄汗满颜。”这里既有对自己牧牛生活、祖母盼孙早归的回忆,也有对仍在农村耕耘的儿孙的牵挂。

再看《织纱图》题诗:“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荫下纺纱声。”当年自己读书作诗,常嫌妻子的纺纱声干扰影响,如今远离亲人,再想听那声音也听不到了。

用通俗流畅、明白如话的语言抒写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是齐诗的又一主题。如《烤芋芳》:“满丘芋芳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读之,那种醇厚浓郁的乡土气息,贫穷但温馨的乡村生活历历如在眼前。

齐白石热爱农村生活,农村中的草木花卉、山茶蔬果既可入画,也可入诗,对这些,他甚至有些“偏爱”。他画《白菜辣椒》时曾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

何也?”很有些不平之气。在画白菜的题句中,说:“不是独夸根有为,须知此老老农夫。”这实际上是对他本色的自我肯定,他始终以一个“农夫”的姿态耕耘在艺术的乡土里,爱而有加,孜孜不倦。《题棉花图》诗句:“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则是他浸润于乡土艺术中的经典之作,不仅艺术升华了,诗意也达到新的境界。

齐白石也留意从日常生活中捕捉一些小镜头,表现生活的纯真和情趣。如《题小儿放学图》:“当真苦事要儿为,日日提罗阿母催;学得人间夫婿步,出如茧足返如飞。”

小儿怕上学,出门时裹足不前,放学回家则狂奔如飞,读来诙谐有趣。画《樱桃》即兴题两句:“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极言樱桃之美,老人也爱一点风流雅趣哩。

然而生活更多是严峻的现实。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齐白石大义凛然,宣布“画不卖与官家”,不受敌伪笼络,表现了高贵的民族气节。与此同时,他对国家前途命运十分忧心。一次朋友将一些山水图册拿给他看,老人触景伤情,提笔写道:“对君册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抒发了对国家山河破碎的无比沉痛的心情。而在《不倒翁》画旁题为:“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则是对社会黑暗,贪脏枉法,官场腐败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1949年后,已是86岁的齐白石欢欣鼓舞,挥笔写道:“暮年逢盛世,搭帮好总理。老骥伏枥,报国志千里。”

读齐诗,一位热爱生活,富于民族正义感,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爱憎分明的艺术家、诗人,不就站在我们面前了吗?

齐白石一生作画3万余幅,写诗3000多首,作画或为“稻粱谋”,写诗没有一点功利之心。他本质是一位诗人,有一颗诗心,他对写诗的爱好贯穿终生。齐白石“活”在他的画里,也“活”在他的诗里,包括他的书、印。



常熟市东南街道积极开展“先锋百年 跨园梦想”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围绕建好全民阅读阵地、丰富阅读形式、成立阅读联盟“三步走”,持续深化“翼风品读 书香小康”品牌工程,推动全民阅读事业新发展。图为东湖社区读书角。石云 摄

的。那时候就连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结果,整体与局部叠加,变得颠倒扭曲。

在这里,局部的事态是变化无穷的。

对于战斗时间的感觉变异极大,以至于这种感觉是完全模糊的,感觉漫长的不一定漫长,感觉短暂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见的强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见的黑暗,呐喊,爆炸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在时间的感觉被打成碎片的混乱中,克雷莫夫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被打败了,被打退了。他和并肩作战的那些文书、通讯员一样,是靠内心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

选自《生活与命运》



悦读专栏 QQ 交流群: 717541323